

1989年十月巴塞爾福音神學院開學的前一天，嫂嫂在台灣生下了我們家第一個孫子，一個女孩子，取名王歛（這個名字是真的，盼望有一天王歛願意與我聯絡，我們全家都很想念她），這個巧合使我感覺好像神要我藉著這孩子的年齡，長久記得我在瑞士學習的年日。我是一個高中都畢不了業的人，主帶領我到如今，完全超過我的預期。

巴塞爾福音神學院位於巴塞爾城北的「里恩」(Riehen)，是屬於巴塞爾的富人住宅區，緊臨德國邊界。這個學校很小，是一個豪華住宅改建的，上下兩層，教室只有兩間，一大一小，圖書館也不大，有個後花園，沒有我住所胡伯太太的花園大。學校對學生的生活要求非常保守，要求女學生必須穿裙子上學，除結婚戒指外不得有其他飾物，男學生不可留長髮，因此，整個校園風氣比較拘謹。學校在信仰上也非常保守，大體上維持傳統對聖經的解釋，高舉基督，視聖經為絕對權威，非常重視語言課程，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都佔有很重的時數且年年必修，但是這樣嚴謹的信仰下卻比較缺乏對學生的關懷和包容，尤其是校長「苦臉」(Kuelling)先生，更令人害怕。我怕背不起來老師們的名字，都給他們取了諧音的翻譯，雖然沒有禮貌，但卻能長久記住他們的名字。

由於第一年我必須先修拉丁文，教拉丁文的老師「汗屑」Henschel和靄可親，她每星期坐三個小時的火車來為我們上課。在拉丁文班上我結識了來選修的克勞蒂亞(Claudia)，我們很快地成為好朋友，克勞蒂亞的先生是醫院的男護士，名叫司提反(Stephan)。克勞蒂亞來自德國黑森林高山上的一個村落，居住在羅拉赫(Loerrach)，她對我結巴的德文表現出一流的耐性。克勞蒂亞從德國騎四十分鐘自行車來上學，許多這樣的女同學都是穿長褲來，進入校門溜進女廁所換裙子，冬天尤其需要，有一次克勞蒂亞下課換回長褲，發現有東西在樓上教室忘了拿，我們一同上樓，正好撞上「苦臉」，他兇巴巴地罵克勞蒂亞，我站在旁邊，內心很難過，他是一個沒有愛心的校長。

還有一年來了一個男同學，長髮及肩，「苦臉」校長勒令他立即剪短，他不屈服，還回了一封二十二頁長的信給校長，列舉聖經中的長髮人物有關的經文，隔天就被開除了。校長教舊約聖經，有一次上課叫一位韓國同學唸聖經，他唸得稍微慢一點，被校長罵，我的德文比他差多了，這使我上校長的課都特別緊張。有一回我居然錯過該出門的時間，眼看要遲到，又是「苦臉」的課，我嚇壞了，騎自行車衝，進了教室發現「苦臉」還沒有來！

「苦臉」對那些言論使他不滿的神學家十分厭惡，稱他們為說「神學謊言」(Theoluege)的人，和「神學家」(Theologe)發音相近，他帶他們的照片給我們看，笑他們長得難看，這也使我對「苦臉」不能認同，怎麼能笑人的長相呢？他自己也長得好不到哪呀！我非常感謝這個學校使我打下良好的語言基礎，教新約聖經的「貓耳」(Mauerhofer)老師、教希臘文的「狗打」(Geuder)老師、教希伯來文的「胡說」(Huser)老師都很好，有學問，也對我十分友善。

「胡說」老師是法國人，沒有明顯的胸部，但是也沒有像我穿個墊起來的胸罩假裝，她的衣服搭在平平的胸部，很不好看。我起初覺得不妥，但漸漸發現她活得那麼自在，而我卻受苦多年還不自覺，戴上不夠緊的胸罩，裡面沒有真肉抵著，動一動就移上來，我要偷偷往下拉，不小心還會發出鬆緊帶「啪」的一聲，戴上很夠緊的胸罩，則被鋼圈勒得很痛。有一年暑假，我就嚐試學「胡說」老師不戴胸罩，好舒服。開學了，我仍沒有戴胸罩，看看周圍的同學沒有任何反應，誰管妳啊！太棒了，我從此坦然地接受上帝造我的平胸部，歡歡喜喜地度日。

教育給人留下在腦海中的，最深刻的不是學問，乃是生命歷程的領受，一個老師要留在學生腦海中的，必須是高尙的言行舉止和愛心的關懷。「苦臉」先生於 2003 年底忽然得了急病去世，很遺憾「苦臉」先生帶領的巴塞爾福音神學院在我回憶中快樂很少，一來是學校過於保守的風氣，二來是壓得極重的語言學習過程。

克勞蒂亞和司提反卻是我在巴塞爾福音神學院得到的寶貴好友，司提反仍在醫院工作，克勞蒂亞 2012 年來信所附的照片，兩個兒子馬可（Marko）和路加（Luca）都比父母高出好多了。克勞蒂亞一直很喜歡我的誠實和熱忱，當我進入瑞士讀書不久，我每天會打開侯子送我的電視看看新聞，有時功課作完了，看了新聞，又想起在德國看到的全裸畫面，這是在台灣沒有看過的，很奇怪的，我就想再看到，我在不同電視台換來換去，期待再看到全裸或作愛的鏡頭，但內心又有強烈的罪惡感，覺得自己很污穢。就在這樣的掙扎幾個星期後，電視出了問題，開始是開機約十五分鐘就沙沙作響，全無螢幕。後來，時間慢慢縮短，最後，一開機就看不到了。克勞蒂亞有個叔叔會修理電視，克勞蒂亞家的黑白電視很小很舊，我決定把電視送給克勞蒂亞。當克勞蒂亞把電視搬到德國，怪哉，她叔叔說電視正常，完全沒有壞。克勞蒂亞一直要把電視還給我，我堅持不要，我告訴她我的軟弱，我不能再受電視引誘。感謝神，是上帝拯救了我。至今我仍過著沒有電視的生活，每次有人問起，我就把這個經歷講一次。

到瑞士後我就去了「巴塞爾華人基督徒團契」的活動，開始了解瑞士華人福音工作的情況。瑞士是一個不接受移民的國家，早期只有一些從香港來的華人，從事餐飲業。華人福音工作是在 1980 到 1983 年間從越南、高棉有難民進入瑞士居住之後開始的，當時有兩對基督教內地會退修的宣教士夫婦梅禮堅、陶淑德（Karl & Trudi Mayer）和何述道、高寶麗（Erich & Hanna Hausser）關心這些難民，其中有很多人是華人。梅牧師夫婦和何牧師夫婦早年均在中國傳道，中國不能居留後，梅牧師夫婦到泰國傳道，何牧師夫婦則在台灣新營傳道，他們設了一個「亞洲基督徒查經班」，裡面有韓國人、泰國人和華人。後來，韓國人、泰國人的人數增長，自行設立了教會，這個查經班就剩下了華人，後來華人們開始選立同工，建立了「蘇黎世華人基督徒團契」。有些人因工作或家庭因素遷居到巴塞爾（Basel）和伯恩（Bern）居住，又擴大建立了「巴塞爾華人基督徒團契」和「伯恩基督徒團契」，大陸來的華人稱「伯恩」為「伯爾尼」，乃是 Bern 一字兩岸翻譯不同。大陸華人口中的「伯恩」是台灣人口中在德國的「波昂」（Born）。

儘管難民的加入使瑞士華人人數增加很多，推測有數千人之多，但是比起當時倫敦和巴黎有二十幾萬華人，東歐的布達佩斯（Budapest）也有三萬華人，瑞士華人人數是歐洲各國中最少的，加上瑞士的生活費是歐洲各國中最高的，以致沒有任何華人福音差傳機構願意差派華人傳教者來這裡拓展。全瑞士四萬一千平方公里（比台灣三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大一點）的土地上居然沒有一個華人傳教者。總部在倫敦的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每個月會派陳牧師從漢堡來巴塞爾一個周末，在主日崇拜講道，巴塞爾華人團契借用一個瑞士教會，每月崇拜一次。蘇黎世的華人團契則由弟兄們自己講道，也是借用一個瑞士教會，每月崇拜一次，均是在下午聚會。伯恩基督徒團契是較晚才有主日崇拜，後來又因故停下了。

在這樣的光景下，我在 1989 年十一月加入巴塞爾華人團契，十二月就在巴塞爾開始帶領《使徒行傳》的查經，聖誕節時我拜訪了蘇黎世的華人團契，認識幾位他們的同工。三個地區的華人團契每年復活節有一次聯合退修會，1990 年我便受邀成為三天退修會的講員，這是我第一次在瑞士講道，九月起我受邀每個月在蘇黎世華人團契主日崇拜講道，這一講就講了八年，直到我返回台灣。十月我受邀在巴塞爾華人團契主日崇拜講道，但巴塞爾只有在陳牧師不能來的時候我才講道，1992 年三月我開始在伯恩華人團契講道。在蘇黎世華人團契講道後不久，我覺得有必要認識台下的人，於是我每月多來一個周末逐戶探望他們。在我當學生的這三年，雖然財源只是靠我暑假打工所得，但我仍堅持義務講道，把車馬費默默奉獻給神，我感謝神給我講道的機會，操練我，我堅持一篇道只在一個地方講，我堅持每一篇道必須查考原文聖經預備，我堅持每一篇道都逐字寫稿，我堅持每一篇道均先錄音練習，聽了又聽，不斷改正內容和語言，八年下來的這些堅持造就我今天的講道基礎，我深深感謝上帝。

學校的立場是不允許「女人講道」，常有女同學為此與老師爭論，也常在男女同學間爭論，這個問題也一直沒有結論。我在學校從不參與這些爭論，周末我就去講道，學校也不知道我在華人基督徒團契作什麼工作，也沒有人管我。我自己查考保羅說「我不許女人講道」的經文，然後把「我」畫個圈，保羅不許，不是上帝不許，我是瑞士唯一的華人傳道，上帝選擇了我作這個事奉，我必須順服，當時我認為這個世代因為弟兄不願捨下事業，沒有起來接受裝備，事奉主，上帝只得呼召姐妹。當我開始講道事奉時，也有人暗暗反對，後來他們都接納了我，還有人來向我致歉。今天，我對這段保羅的教導又有新的理解，時代不斷改變，女性的能力和社會地位也不斷改變，《聖經》的解釋必須切合時代作出新的解釋。教會拒絕女性擔任重要的事奉，要求姐妹必須順服弟兄，是相當令人遺憾的。

華人基督徒團契的事奉和學校的功課之間，學校反對我們在教會作太多工作，應以學校的功課為主，但我的情況十分特別，有些情況關係到人的生死、信仰的迫切需要，我必須幫助。我的德文不夠好，學校的有些課程我實在有困難，如哲學，也有些課程是我已用中文學過的，如教會歷史，我很害怕考試，不敢參加，第一年學得灰頭土臉。有一天

我獨自在森林散步，我問神：「爲什麼我讀得這麼努力還讀不起來？」聽到心中有一個聲音說：「這樣妳就不會驕傲了。」我坐在地上的樹幹上，痛悔自己在浸信會神學院時的驕傲，那天回到住處，我跪著對神說：「如果學位使我驕傲，我就不要學位，我要一生謙卑地事奉你。」1990年十月起，我向校長申請改爲「選修生」，我只學《聖經》原文希臘文、希伯來文的課和解釋《聖經》的課程。

父母已退休，他們雖然給了我一筆錢供留學使用，但是我面對前面可能許多年在瑞士的學習和生活，我必須自己打工。1990年暑假來臨前，我寫信給十多家巴塞爾的大製藥工廠、大商場和船公司，最後在瑞士最大的連鎖超市米格若（Migros）找到工作，工作地點在巴塞爾最大的米格若門市，有三層樓的店面，我在一樓負責熟食部。我們這部門有二十多個人，大多是跨國界來的法國人，也有少數德國人，大、中兩個主管是瑞士人，幾個小主管則由法國人和德國人擔任。大主管還負責隔區的甜食糕點部門和對街的米格若餐廳，中主管管熟食部，與我們最切身相關的是每日不同輪職的小主管。我負責賣各種沙拉和一些油炸食品，米格若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們每天按排表上班，最少八小時，最多十一小時。

公司規定除午休的三十分鐘外，上班不能坐，也沒有地方坐。第一天下班我騎自行車回里恩時，覺得兩條腿好像不是我的了，那個周末我狠下心買了一雙很貴的涼鞋，這雙鞋仍在我身邊，底已快磨平了，還能穿，我不忍丟它，這麼多年來它陪伴我走過無數艱辛的日子。上班第二週的星期六，米格若一週生意最好的一天，下午小主管來告訴我「有人偷走了所有收銀機的百元大鈔！」第三週起，我發現自己成爲別人眼中的嫌疑犯，我是皮膚黝黑的亞洲人，我是窮學生，我穿著舊牛仔褲工作，從此我開始被人欺負。有一個叫波格蘭（Boeglin）的法國小主管開始對付我，從早到晚找理由罵我，公司每次抽查帳目，我都以最少差額名列前茅，這使波格蘭更加恨我，給我更重的工作，每天我回到家以淚洗面地呼求神，不知如何熬過三個月的工作。

她欺負我一星期後，有一天我向她請求去洗手間，居然遭到回絕，我忍著尿意繼續工作，二十分鐘後客人暫時沒有了，我再次向她請求，不料她還是不允許我去。我忍無可忍，向她大叫「爲什麼妳不讓我去洗手間？」她還是命令我回去工作，五分鐘後她來罵我，然後讓我去洗手間，感謝上帝我根本聽不懂她罵什麼，能去洗手間就好了。當天我一路憤恨地騎回家，腦中想著如何報仇，我可以找到她開哪輛車，把她的車打壞？車子進入樹林夾道的里恩，我的心安靜下來，聽見一個微小的聲音在心中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馬書十二 19）回到家，哭求上帝後，神感動我寫一張卡片向她「道歉」。當我找到一張很美的經文卡，上面印著「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詩篇一二一 8）我覺得她太可恨，不配得到這樣的祝福。但神要我寫，我只好寫，提起筆又遲疑了，我寫不下「親愛的」（Liebe）這個一般用詞，我恨她。掙扎一會，還是寫了，算我送她一滴墨水，立志作神的僕人，我豈能不順服，但我好不甘心。我寫道：「親愛的波格蘭小姐：很抱歉今天對妳大聲叫，希望我們以後能彼此了解。註：我眼睛不好，怕光，有時睜不開，但我從沒有上班睡過覺。」

隔天我的班很早，六點半之前就要到，清晨只有四個人上班，我祈求上帝讓波格蘭也是這四個人之一，我好找機會把卡片給她。我第一個到，看了輪值表，果真有波格蘭，我開始從倉庫把冷凍雞搬下來，預備作烤雞，波格蘭來了，我禮貌問安，她「哼」一聲轉頭不用我。當大多數的貨品都預備好了，她帶著收銀機來我的攤位，我立刻把卡片給她，她發怒地撕碎信封，看卡片，看完她放下卡片，走了，不久她又來，拿走卡片，一句話也沒有說。那天，我的日子舒服多了，波格蘭完全不管我，我發覺她遠遠地注意我。下午，當我照例填滿沙拉，拿著油漬的空桶放回去時，她站在門口堵著，我客氣地借過，奇事發生了，波格蘭伸手拿走我的空桶，替我拿去放。那一天下班，我歡欣喜樂地騎回里恩，上帝為我成就了大事，我知道波格蘭改變了。

從此之後，波格蘭變成對我最好的小主管，九月開始賣很重的鹿肉，波格蘭當職時，都會派個男生來幫我搬。同事都說「波格蘭見誰都罵，就是不罵妳。」在那裡我認識了善良的馬丁娜（Martine），她八月開始上班，常與我一起賣沙拉，對我十分照顧。三個月之後，當我要離開時，有一天與一位同事吃中餐，她對我說：「我是天主教徒，我好多年沒有去教會了，認識了妳，我決定回到教會。」我的主，我感謝你。我送給每位同事一分印有《聖經》經文的明年月曆作為告別禮物。

我在米格若的工作得到大主管的賞識，他甚至問我是否願意放棄學業，在米格若工作，米格若要栽培我當主管，我不願意，他又問我是否可在上課期間的周六日打工，我也不能，我必須在團契事奉。第二年暑假，我又去米格若作了三個月，人事主管主動把我的時薪加到每小時十四塊錢瑞郎（約合台幣三百五十元），並叮囑我不要让同事知道。三個月我賺八千多元瑞郎，省吃儉用過一年還有餘。

我住在德瑞邊界，每個周末我騎自行車去德國買日用品和食物，大部分的東西德國都比瑞士便宜，一般瑞士學生每月花費瑞郎二千元，我只花約瑞郎七、八百元。在德瑞邊界來來往來的購物，通常都是數額不大的東西，數額較大的東西就可以在德國邊界辦理退稅，但也必須在瑞士邊界辦理繳稅。許多開汽車來往的人，常常買了很大數額的東西，如換件新衣服穿在身上，或是貨品塞滿了汽車的後車箱，從不去繳稅。在關卡的官員是隨機抽查的方式檢查逃漏稅，但是他們也很信任人，尤其是信任他們自己的同胞。

有一次，八月的一個太陽很大的中午，我從德國購物回來，那天我買了一件超過馬克一百元的沖牙機，我在德國關卡辦了退稅，就回到經常走的小路，騎著腳踏車回家，我知道自己應該在去瑞士關卡繳稅，但是心裡想，別人逃漏那麼多，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東西，就起了貪念。在這條小路，是沒有關卡的，只有一個小小的標誌，讓人知道現在是在邊界，邊界也沒有任何守衛人員，偶而會有檢查的人員，但是很非常少碰上。當我才通過邊界的時候，從一個穀倉旁轉出了一個官員，我立刻浮上心頭的想法是「上帝來抓我了！」他帶著懷疑的眼神問我：「妳買了什麼東西？」我想，我的臉色已經告訴他我犯罪了。我拿出購物證明，指出我買的沖牙機，他說：「這個東西必須去稅關繳稅。」

於是，他走前面，我推著腳踏車跟著他，在炎熱的太陽底下，他稍胖的體型走得很辛苦，我推著車也走得很辛苦，兩個人走了約十幾分鐘，來到瑞士關卡。關卡另外一位先生計算了帳目，對我說：「稅金五元。」五元，五元而已，就這五元，我王維瑩這麼多年的清白葬送了，就五元，我就賣掉了我的誠實、我的守法、我在上帝面前的美好品格。在回家的路上，我懊悔不已，痛責自己的貪心。感謝神，這個事件影響了我在瑞士往後的許多年，後來我在蘇黎世當傳道時，每當有人建議開車帶我到德國購物，我說：「不行，我沒有辦邊境卡。」對方對我說：「沒問題，從來不查的。」我就回答：「我如果在你的車上，就一定會被查到，因為上帝管我很嚴。」我再也不要得罪我的神，我再也不要爲了貪一點點的便宜，出賣了自己的良好品格。

我住的地方離學校很近，房東呂底雅·胡伯（Lydia Huber）太太生於 1904 年，她年輕時是個優秀的手藝和縫紉教師，1933 年在任職於孤兒院時嫁給了孤兒院的牧師胡伯先生，胡伯牧師的妻子早逝留下五個孩子，胡伯太太與先生婚後又生一女斐瑞娜（Verena），二戰結束之前胡伯先生死於車禍，胡伯太太一肩挑起養育六個孩子的重擔。六個孩子都成家立業後，胡伯太太單獨住在這個大房子裡，她租給我和另一個同校的學姐安（Ann）。我住入之後，像是來了一隻亞洲猴子，胡伯太太對我的生活方式充滿好奇，有一次我在廚房把紅蘿蔔切成絲，胡伯太太聽到奇怪的刀聲，趕來看我在做什麼。感謝神，胡伯太太教我認識瑞士和瑞士人的生活。

胡伯太太很喜歡看書，她很少外出，經常總是手上有一本書，她家中有滿坑滿谷的書，她也非常關心世界各地發生的事，這是在台灣沒有接觸過的。當她知道我來自台灣時，說出「蔣介石」這個名字，一個八十多歲的瑞士老太太居然知道台灣的歷史！我從她體會到許多，我所生長的地方是不太關心別人歷史的，也不太注意其他國家發生的事。三年後當我和一群瑞士老太太一起學希伯來文時，更加震撼了我。今天我對所有我接觸的人宣揚「活到老、學到老」的觀念，學習使人胸襟開擴、增廣見聞、人際關係擴大，也是生活最好的平衡。

胡伯太太是基督徒，但是我發現她的《聖經》放在書架長滿灰的一個角落，她也不禱告，我想是痛苦的經歷磨損了她的信仰，她最疼愛的女兒斐瑞娜對基督和教會異常反感，常發言批評，被國家教會開除會籍。我和胡伯太太相處，起初有些被輕看的感覺，下雪的冬天，胡伯太太說：「Janice，妳去鏟雪，安不必去，我們瑞士人不鏟雪。」每個下雪的清晨，我由房子門口鏟起，鏟過整個大院子約三四十公尺的小路，鏟到大門口。第一年冬天我鏟得很勉強，第二年冬天我靈命成長了，鏟得很喜樂。秋天時，我也要協助胡伯太太清掃落葉，我們前院有三棵大櫻桃樹和一棵蜜棗，它們提供我很棒的果子吃，有時，我會把門外的坡路也掃掃，避免過多的落葉使人滑倒。這也使我意外地結識附近的杜勒（Dürr）夫婦，他們很愛主，成爲很關心我的人。胡伯太太每年總要因心臟病住院，我在她住院時天天都去看她，胡伯太太對我越來越好。我與胡伯太太同住三年，直到胡伯太太在 1992 年一月二十六日去世，那一年的七月我也離開學校，搬到蘇黎世（Zuerich）

居住，牧養教會，接納我去住的是胡伯太太的另一個女兒蘇珊娜（Susanna）。

我義務幫助胡伯家清理善後，並單獨看守這個大房子，那時安已畢業搬走了。斐瑞娜過去幾乎每週回來看母親，我和她最熟悉，母親走後，斐瑞娜更常來清理。有一次她問我：「Janice，妳為我們清理善後要不要錢？」我回答：「不用，上帝會回報我。」那天，我在滿佈灰塵的地下室倉庫打掃，撿到五毛錢（約合台幣 12 元）。斐瑞娜嘲諷地說：「那就是上帝給妳的回報。」我對她說：「上帝給我的是屬靈的回報。」當我清理胡伯太太房間時，我驚訝地看見那本原在書架灰塵中的《聖經》，乾乾淨淨的被放在胡伯太太床頭櫃的抽屜中，我好高興，這件事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知道胡伯太太已回到上帝的愛中。

1991 年的後半年，我在巴塞爾的福音神學院已經進入第三年的學習，由於我已經轉成選修的學生，加上我也沒有參加希臘文的考試，希伯來文的考試我參加了，但是因為沒有達到學校的要求，老師見我又認真地出奇，讓我自己決定是否通過考試，我想我已經學到我要的東西，既然不合學校的要求，我就自願算不通過考試，因此，我在學校能選的課也上得差不多了，我開始考慮 1992 年回台灣去或是留在瑞士傳道。回去和留下來各有其優缺點，很難用理性評估，聖靈的感動呢？好像神也很沉默。最後，我決定用聖誕假期單獨到德國旅行，聽神的回答。

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發，到曼海姆（Mannheim）拜訪了一位德國老朋友後，轉到法蘭克福（Frankfurt a.M.）看望陶張夫妻，他們是我在浸信會神學院的學長，那時剛從台灣到達德國作福音工作不久。二十六號晚上，我聽他們訴說神如何奇妙地感動他們，從無到有為他們預備，奇妙地帶領他們到德國來，我聽完覺得好羨慕，那晚我禱告了很久，覺得自己像個聾子、瞎子，聽不見也看不到神的帶領，真是苦惱。二十七日我坐火車直達漢堡（Hamburg），在車上我禮貌地寫封信給陶張，感謝他們的款待，當我寫到：「在漢堡有陳牧師，在漢諾威（Hannover）有葛牧師，在法蘭克福有你們，在瑞士呢？」沒有一個人，現在只有我，在這裡作決定。眼淚突然不聽指揮地奪眶而出，無法停止，我就這樣哭了約兩個小時，到了漢堡，我把信投郵，在信封背面寫「神好像開始和我說話了」。

在漢堡我走錯了火車站的大門，發現怎麼都是色情店舖，轉頭就回火車站，搭了一班火車向北走，心想「去看看海好了。」從漢堡上車，我告訴自己不要哭了，但是眼淚又來了，奇怪。到了站，發現去海邊的公車已經沒有了，於是我又搭火車離開，當天晚上我在布來梅港（Bremerhaven）下車，找到一間中餐館，正好吃住都有。隔天，我在布來梅（Bremen）走了不久，決心搭火車往東德去，清晨起濃霧的天氣一直沒有好轉，我在車上想昨天發生的事情，我對神說：「如果昨天是你感動我留在瑞士傳道，我願意。」就在那一剎那，我看見森林中有個火紅的太陽，在霧裡面放光，我想到 1989 年才到德國時，每天灰濛濛的又濕又冷，我常跪在房間求主出一點太陽，讓我感覺神的同在，有時，真的，人還跪在地上，太陽就出來了，我對太陽有種特別的感覺，那是神同在的記號。太陽出現一下子，又不見了，我在車廂走來走去，想再看看，就是不在了。

那天開始，我想神感動我一個人沒有用，必須大家和我合作建立教會，我開始提名為每個同工禱告。我在威瑪（Weimar）下車，城市破敗的可怕，到處是玻璃全破的空屋、垃圾和丟棄的塑膠殼的汽車，我回火車繼續前行。晚上七點半到了來比錫（Leipzig），車站非常宏偉，走沒多久碰到一群青年人大聲地嚇我，再問旅社都貴得驚人，住一夜超過一百馬克。我決定回火車站，繼續向德勒斯登（Dresden）走，那是東德最美的城市，非去不可。十一點半我到達德勒斯登，就在火車站附近住下了，九十五馬克。隔天我一早就去一個極美的山區，叫做「撒克森瑞士」（Saechsische Schweiz），下午在市區參觀，這裡觀光客較多，整個的情況好些。當天，我就「逃回西德」，坐了好久的車，到紐倫堡（Nuernberg）。三十日我來到慕尼黑，我的心已經很清楚神要我留在瑞士傳道，但是在此時，又有一個聲音在裡面說：「不要告訴別人，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回台灣去吧，瑞士太困難了。」我終於克服了障礙，從一個電話亭撥了長途電話給一個同工，她一接電話就說：「神要妳留在瑞士吧！」

1992年起我開始一家一家探訪每個蘇黎世的華人同工和宣教士，分享我的感動，我想若是有一家拒絕，或是懷疑我是為了瑞士居留，我就放棄，結果沒有一家反對。建立教會的事情於是加緊腳步展開，一位熟悉和政府來往的簡弟兄負責所有的德文資料，這位弟兄就是當年介紹我到瑞士巴塞爾福音神學院（FETA）讀書的人，我們必須完全按照民法的章程，一步一步的作，會議開了又開。有一天，他們給了我一份教會章程的草稿，我坐了一小時火車回到住所，累了整個週末，想睡一下，但又睡不著，順手從桌上拿起章程看，當我唸到「宗旨：本教會是在蘇黎世地區，為了基督耶穌的福音....」我突然感受到一個推起的力量，我爬起來，跪在床邊說：「主耶穌，我王維瑩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獻給這個宗旨。」

過了不久，去蘇黎世開會，政府要求教會必須有聘請我作傳道的整年工資在帳戶裡，以每個月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三千元瑞郎，我們必須有三萬六千元瑞郎，我們還不夠約兩萬瑞郎。那天回來，我開始掙扎是否要奉獻所有的積蓄，那是父母給我讀書的，加上我辛苦的打工所得，我想到我不久前說的話：「主耶穌，我王維瑩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獻給這個宗旨。」難道我是說謊言嗎？我打了電話回台灣問爸爸，沒有想到他說：「錢給了妳，妳要怎麼用，就怎麼用。」媽媽說：「神已經感動我，要奉獻兩個孩子中的一個為主工作。」當我把這些錢匯到蘇黎世教會，突然很高興，基督徒有誰一生當中能夠有這個機會把所有的都奉獻給神呢？我是何其幸運的人，神願意使用我的奉獻。

我一時虛榮，兩萬「多」元不是比兩萬元更好聽，多奉獻了一千元，忘記了去蘇黎世第一個月還要生活，使自己1992年七月開始工作後只剩下一點點錢，好緊張，又不敢告訴別人，眼看房租就要交不出來。就在這時候，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以前巴塞爾的瑞士朋友，她很少寫信啊！卻突然寄了三百元給我，說：「神感動我寄錢給妳。」啊，這是我所信的神，何等奇妙的神，我握著那三百元，雖然還不夠，但是我一點也不害怕了，神知道我的需要。那個月，才到七月中就領了薪水，一切經濟問題都解決了。過了三個

月，教會的會計才告訴我說：「對不起，我們有了傳道人，太高興了，薪水發得太早了，錯了，按照政府規定，二十五日發薪。」我已經存了一點錢，當然沒有問題了。過了六年，我才告訴會計這個奇妙的見證，連錯誤都是在神的掌握中。

1998年我回台灣，隔年瑞士政府退回了所有我在瑞士工作按月被扣的養老金，外加雇主為我按月支付的養老金，在雇主同意後發給我，所有我奉獻的錢又回來了！我告訴母親，你們給我兩萬馬克出國，我在國外十年，讀了三年書，建立一個教會，玩了好多個國家，現在，我回來了，錢也回來了，好像一毛沒花讓我出國十年。這個奇妙的經驗給了我無比的勇氣後來建立「希伯來聖經教室」，我願意把自己和我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聖靈的感動使用。

為保障相關人的隱私，自傳中更改某些姓名，請勿追查文中提及的人和事件，以免別人受到傷害，謝謝您的體恤。如此坦白，只願上帝得著榮耀。
欲知後事，請繼續看「青年時期 V」，謝謝您。